諸儒述槩天集卷之十七

明國子學錄晉陵後學吳瑞登纂
禮部主事安成舊寅劉元卿參
國子學正莆田同寅林烇章校

康節邵先生

先生姓邵氏諱雍字堯夫河南人其先世居范陽後游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家焉受學於李之才之才得之穆脩穆脩得之种放种放得之陳摶源流最遠其圖書象數變通之妙探賾索隱多所自得秦漢以来鮮有知者初之才權共城令時先生居母憂于蘓

門山百源之上即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安貧樂道未嘗攢眉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所居為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為甕牖讀書燕居其下旦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即止不至於醉嘗有詩曰斟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係經綸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之才叩門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先生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迂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先生再拜願受業於是

先示之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裏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受易而終焉其後雍卒以易名世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為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于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講學于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過洛有不之公府而之先生之廬者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為賢然不事表暴不脩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群居

燕飲笑語終日不敢甚異於人顧所樂如何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每出乘小車用一人挽之隨意所適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尊奉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雖性高簡而與人言必依孝弟忠信樂道人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肖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才者先生之功大矣好事者別作屋如先生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嘗自言若至大病自不能支其遇小疾得有客對話自不覺其疾之去體也學者來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富弼奏舉遺逸王拱辰尹洛以先生應詔熙寧二年詔舉遺逸呂晦吴充祖無擇皆薦先生除先生秘書省校書郎潁州團練推官辭不許既受命即引疾不起且以詩答鄉人曰幸逢堯舜為真主且放巢由作外臣先生始為隱者之服烏帽緇褐見卿相不易也司馬光嘗兄事先生倣禮記衣深衣冠簪幅巾紳帶每出朝服乘馬用皮匣貯深衣隨其後入獨樂園則衣之嘗謂先生曰先生可衣此乎先生曰雍為令人當服令人之衣光嘆其言合理富弼

自汝州歸洛養疾築第與先生天津相邇彌曰自此可相招矣先生曰雍冬夏不出春秋時間過親舊聞公相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彌謝客戒子曰先生來不以時見彌嘗令二青衣蒼頭掖之以行一日與先生論天下事彌喜甚不覺獨步下堂先生不為起徐指二蒼頭戲彌曰忘却柱杖矣彌嘗患氣痞先生曰好事到手畏慎不為他人做了欝欝何益彌笑曰此事未易言也蓋為嘉祐建儲耳彌雖剛勇遇事詳審不萬全不發先生因戲之一日薄暮司馬光見先生曰明日僧修顒堂說法彥國晦叔欲偕聽之晦叔貪佛已不可勸彥國果往於理未便先後進不敢言先生曷不止之先生曰恨聞之晚矣明日彌果往後先生因見彌曰聞上欲用裴晉公禮起公彌咲曰先生以謂某衰病能起否先生曰固也或人言上命公公不起一僧開堂公乃出無乃不可乎彌驚曰某未之思也彌以先生年高勸學脩養先生曰不能學人胡走亂走也王荀能者韓琦客也因入洛見先生出琦送行顏體大書極奇偉先生曰吾少日喜作大字李挺之曰學書妨學道故嘗有詩曰憶昔初書大字時學人飲酒與吟詩若非益友揮金石四十五年成一

非熈寧十年夏感疾氣日益耗神日益明咲謂光曰雍欲觀化一巡如何光曰未應至此先生笑曰死生亦常事張載喜論命来問疾因曰先生論命否當推之先生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載曰先生知天命矣載復何言程頤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為力願自主張先生曰平生學道豈不知此然亦無可主張時居正寢諸公議後事于外有欲葬近洛城者先生已知呼子伯温曰諸公欲以近城地葬我不可當從伊川先塋耳七月初四日大書詩一章曰生於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媿以是日五更卒程顥志其墓元祐中韓維尹洛請謚于朝太常博士歐陽脩之子棐議曰雍少篤學有大志久而後知道德之歸且以為學者之患在於好惡先成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于道則蔽于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折衷于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淳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夷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按謚法温良樂易曰康能固所守曰節謚曰康節先時棐嘗謂人曰棐入洛

時先公參大政臨行告戒曰洛中有邵堯夫吾獨不識汝為吾見之棐既至洛求見先生先生特為棐徐道其立身本末甚詳出門揖送猶曰足下其無忘鄙野之言於異日棐伏念先生未嘗辱教一言雖欲不忘亦何事耶歸白大人大人喜曰幸矣堯夫有以處吾兒也後二十年棐入太常為博士次當作謚議乃恍然周省先生之言落筆若先生之自序者無俟其家之所上也先生于書無所不讀著皇極經世六十卷晚尤喜為詩平易而造于理有擊壤集二十卷自為之序先生智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先生超詣之識務高所為至謂先生有玩世之患又因先生之前知謂先生于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撫世事之已然者皆以先生言之先生蓋未必然也

以下述著作之槩

皇極內篇畧

夫人也者暑寒晝夜無不變風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體無不感飛走草木無不應所以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靈於萬物不亦宜乎

物之物者至物之謂也人之人者至人之謂也以一

至物而當一至人非聖人而何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裏人物者焉

昊天之四府者時也聖人之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春夏秋冬授人聖人以經易書詩春秋法天用也者心也體也者迹也心迹之間有權存焉聖人之事也

三皇同意而異化五帝同言而異教三王同象而異勸五伯同數而異率

夫一動一靜者天地之至妙者歟天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者歟

孔子贊易自羲皇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刪詩自文武而下脩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皇而下祖三皇也自堯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孫五伯也仲尼中間生而為人何祖宗之寡而子孫之多耶

獨夫以百畝為土大夫以百里為土諸侯以四境為

土天子以九州為土仲尼以萬世為土孟子言生民以来未有孔子斯亦未為過矣

天下至富也天子至貴也豈可妄意求而得之也雖曰天命然亦未始不由積功累行聖君艱難以得之庸君暴虐以壞之是天與是人與是知人作之咎固難逃也天降之災禳之奚益

仲尼脩經于周平王之時書終于晉文侯詩列為王國風春秋始於魯隱公易盡於未濟卦

周之好生也以義而漢且不及秦之好殺也以利而楚又過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於周秦漢楚哉擇乎善惡而已

自古聖君之盛未有如唐虞之世君子何其多耶時非無小人也是難其為小人也故君子多也所以雖有四凶不能遂其惡自古庸君之盛未有如殷紂之世小人何其多耶時非無君子也是難其為君子也故小人多也所以雖有三仁不能遂其善

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

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愧于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語之以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于心也以武比舜則不能無過比桓則不能無功以桓比狄則不能無功比武則不能無過漢氏宜乎立桓武之間矣

天之道非禍萬乘而福匹夫也謂其禍有道而福無道也人之情非去萬乘而就匹夫也謂其去有道而就無道也萬乘與匹夫相去有間矣然有時而代之者謂其直以天下之利害有所懸之耳

死固可惜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也如其敗死何以塞責生固可愛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生何以收功

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七國冬之餘冽也漢王而不足晉伯而有餘三國伯之雄者也十六國伯之叢者也南五代伯之借乘也北五代伯之傳舍也隋晉之子也唐漢之弟也隋季諸郡之伯江漢之餘波也唐季諸鎮之伯日月之餘光也後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

聖人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能反觀也所謂能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

皇極外篇　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是以乾坤交變而不離乎中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則盛月中則盈故君子貴中也

天有四時地有四方人有四支是以指節可以觀天掌文可以觀地天地之理具乎指掌可不貴之哉

日行陽度則嬴行陰度則縮賓主之道也月去日則明生而遲近日則魄生而疾君臣之義也陽消則生陰故日下而月西出也陰盛則敵陽故日望而月東出也天為父日為子故天左旋日右行日為夫月為婦故日東出月西生也

日隨天而轉月隨日而行星隨月而見故星法月月法日日法天天半明半晦日半嬴半縮月半盈半虧星半動半靜陰陽之義也天晝夜常見日見於晝月見于夜而半不見星半見於夜貴賤之等也

有意必有言有言必有象有象必有數數立必象生象生則言著言著則意顯象數則筌蹄也言意則魚兎也得魚兎而謂必由筌蹄可也舍筌蹄而求魚兎

未見其得也

畐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盖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

天以氣為質而以神為神地以質為質而以氣為神惟人兼乎萬物而為萬物之靈惟人得天地日月交之用他類則不能也人之生真可謂之貴矣天地與其貴而不自貴是悖天地之理不祥莫大焉

冬至之後為呼夏至之後為吸此天地一歲之呼吸也

以物喜物以物悲物此發而中節者也

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

凡人之善惡形於言發乎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諸慮鬼神已得而知之此君子所以慎獨也

人之畏鬼亦猶鬼之畏人人積善而陽多鬼亦畏之矣積惡而陰多鬼弗畏之矣大人者與鬼神合其吉凶夫何畏之有

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

君子之學以潤身為本其治人應物皆餘事也

剸劇者才力也明辨者智識也寬弘者德器也三者

不可闕

凡處失在得之先則得亦不喜若處得在失之先則失難處矣必至於隕獲

復次剥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剥而不復未有夬而不姤者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

所謂皇帝王伯者非獨謂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而已但用無為則皇也用恩信則帝也用公正則王也用智力則伯也伯以下則夷狄夷狄以下則禽獸

經綸天地之謂才遠舉必至之謂志并包含容之謂量

天下之事始過於重猶患於輕始過於厚猶卒于薄況始以輕始以薄者乎故鮮失之重多失之輕鮮失之厚多失之薄是以君子不患過乎重常患過乎輕不患過乎厚常患過乎薄

學不在止故王通曰沒身而已

澳樵問答畧天何依依乎地地何附附乎天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有無之相生形氣之相息終則有始終始

之間天地之所存乎天以用為本以體為末地以體為本以用為末利用出入之謂神名體有無之謂聖惟神與聖能參乎天地者也小人則日用而不知故有害生實喪之患也

大哉權之與變乎非聖人無以盡之變然後知天地之消長權然後知天下之輕重消長時也輕重事也時有否泰事有損益運消長者變也處輕重者權也權之與變聖人之一道耳

無名公傳畧生於異方長於異方老於豫方終于豫方年十歲求學於里人遂盡里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一二矣年二十求學于鄉人遂盡鄉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三四矣年三十求學于國人遂盡國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學於古人遂盡古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七八矣年五十求學于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已之滓無得而去矣當時四方迷亂不復得知因號為無名公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斯可器有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無迹無心鬼神亦不可得而名況于人乎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

乎誰故嘗自為之贊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尤餘暇閑往閑來人告之以脩福對曰未嘗為不善人告之以禳災對曰未嘗妄祭故其詩曰禍如許免人須謟福若待求天可量又曰中孚起信寧須禱無妄生災未易禳性喜飲酒嘗命之曰太和湯故其詩曰性喜飲酒飲喜微酡飲未微酡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浩歌浩歌不足無可柰何所寢之室謂之安樂窩不求過美惟求冬燠夏涼遇有睡則思親枕故其詩曰墻高于肩室大于斗布被煖餘藜羹飽後氣吐胸中充塞宇宙其與人交雖賤必洽終身無甘壞未嘗作皺眉事故人皆得其歡心見貴人未嘗曲拳見不善人未嘗急去見善人未之知也未嘗急合故其詩曰風月情懷江湖性氣色斯其舉翔而後至無賤無貧無富無貴無將無迎無拘無忌聞人之謗未嘗怒聞人之譽未嘗喜聞人言人之惡未嘗和聞人言人之善則就而和之又從而喜之故其詩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家貧未嘗求于人人饋之雖寡必受故其詩曰窘未嘗憂飲不至醉妝天下春歸之臟肺朝廷授之官雖不強免亦不強起晚有二子教

之以仁義授之以六經舉世尚虛談未嘗掛一言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故其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遊天地家素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義軒之書未常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當中天和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昇平不為不偶七十康強不為不壽此其為無名公之狀乎

以下述品隲之槩

明道曰堯夫欲傳道於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學須二十年堯夫初學于李挺之師禮甚嚴雖在一野店飯必襴坐必拜欲學堯夫亦必如此伯淳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筭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拊其背曰大哥怎恁地聰明他日伊川問明道加倍之數曰都忘之矣因嘆其心無偏繫如此明道誌其墓曰昔七十子學于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各以才之所宜者為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餘年而道不立學者莫知適從獨

康節之學為有傳也純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與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其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

二程訪先生於天津之廬先生携酒於月陂上飲歡甚語及平生學術出處之大致明日伊川謂人曰昨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于世曰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學也

明道曰堯夫猶空中樓閣

明道曰堯夫詩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真風流人豪也

先生謂伊川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事亦衆矣子能盡知耶伊川曰天下之事頤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不知者何事時適雷起先生曰子知雷起處乎伊川曰頤知之堯夫不知也先生愕然曰何謂也伊川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之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先生曰子以為起于何處伊川曰起於起處先生愕然稱善先生答人書曰頤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餘年世間事無所不問惟未嘗一字及數

伊川曰堯夫在急流中被渠安然取十年快樂

堯夫道雖偏然卷舒作用極熟又能謹細行

堯夫詩曰雪月風花費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敢如此說須信畫前原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古未有人道來又如言文字呈上堯夫皆不恭之甚

堯夫之學先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須出於四者推到理處曰我得此大者則萬事由我無有不定然未必有術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為人直是侮玩雖天地亦為之侮玩如無名公傳言問語天地天地不對弄九餘暇閑往閑來之類

堯夫於物理上儘說得亦大段漏泄他天機

莊周要齊物然而物終不齊也堯夫言泥空終是着齊物到頭爭此其肅如秋其和如春如秋便是義以方外如春便觀萬物皆有春意堯夫曰拍拍滿懷都是春又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又曰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若莊周大抵寓言要入他放蕩之場堯夫却皆有理萬事皆出於理自以為皆有理故要得縱心妄行總不妨

謝顯道曰堯夫謂天向一中分造化不合說一中分體用又問此句何故有病曰昔富彥國問堯夫曰一

從甚處起堯夫曰一起於乾彥國曰一起於震問兩說如何曰兩說都得震謂發生乾謂探本若會得天理更說甚一二

治平間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則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有之客曰何也雍曰不二年間上用南士為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何以知此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地氣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鴝鵒來巢氣使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南方

疾病瘴癘之類北人皆苦之矣熈寧初其言乃驗熈寧三年初行新法天下騷然先生閑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先生先生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嘗卧士友家晝卧見枕屏畫小兒迷藏題詩其上曰遂令高卧人椅枕看兒戲蓋指熈寧間也富彥國一日有憂色先生問之曰先生度某之憂安在先生曰豈以安石罷相惠卿參政而惠卿凶暴尤過安石乎曰然曰公無憂安石惠卿本以勢利合勢利相敵將自為讐矣不暇害他人

也未幾惠卿果叛安石彥國謂先生曰先生識慮絕人遠矣

先生與商州趙守有舊時章惇作商州令趙厚遇之一日趙請先生與惇同命惇議論縱橫不知敬先生因語及洛中牡丹之盛趙因會惇曰先生洛人也知花為甚詳先生因言洛人以見根撥而知花之高下者知花之上者也見枝葉而知者知花之次者也見蕾蕾而知者知花之下者也如公所說乃知花之下也惇慙服嘿然趙因謂惇宜從先生學惇從之欲傳數學先生謂惇須十年不仕宦乃可學蓋不之許也

伯溫曰邢和叔亦欲從先君學先君畧為開其端倪和叔接引古今不已先君曰姑置是此先天學未有許多言語且當虛心滌慮然後可以學此和叔留別詩有曰圯下每慙呼孺子床前時得拜龐公先生和曰觀君自比諸葛亮顧我殊非黃石公斷章云出人才業尤須惜慎勿輕為西晉風謝顯道曰堯夫之數邢七要學堯夫不肯曰徒長姦雄

先生病革言試與觀化一遭橫渠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自家又如何觀得他

伊川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先生舉兩手示之伊

川曰何謂先生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自無着身處況能使人行也伊川曰堯夫平日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却有聲如絲髮來大答曰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也只得依你說是時諸公都在廳上議後事他在房間便聞得諸公恐喧他盡出外說話他皆聞得一人云有新報云云堯夫問有甚事曰有某事堯夫曰我將為收却幽州也以他人觀之便以為怪此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問堯夫未病時不如此何也曰此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箇事將這箇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之如堯夫事他自如此亦豈嘗學也

朱元晦曰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為的人然又不肯把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為之纔覺難便拽身退正張子房之流

問近日學者厭拘檢樂放舒皆慕堯夫之為人如何曰堯夫豈易及哉他腹裏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令人却恃過甚乃敢如此其詩曰日月星辰高照耀帝皇王伯大鋪舒可謂人豪矣

○元晦贊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古今醉裏乾坤

薛敬軒曰圖象隱于異學者數千年至邵子而反之於易其有功於易學大矣

贊

數之數者囿于數者也理之數者超于數者也謂易為有數乎則無矣謂易為無數乎則有矣要之由理以起數則數非有也泥數而忘理則數非無也太極渾淪冲漠無朕固不可以數名而何者之數不出于此自判而為兩則陽一陰二而畫之為八卦則又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一一起於南八八終于北有本數有體數有用數有變數消息盈虛治亂興廢皆不能逃焉顧周易而後皆屬後天而太初太衍智營力索不免有差蓋為數所局矣康節之學獨契先天蓋由漢以來獨詣其妙然其語人也未嘗及一數字蓋恐後人不知反而求之本原故耳人見康節能知未然以為精于其數不知所稟氣質原自清明而又所養靜虛此理熟玩故事物當前皆成四片而筭加一倍自無不驗不獨觀之人事而皆合以天道如使立朝必大有施設者而彼固知其不可為遂乃甘於肥遯觀其度安石惠卿之叛箴章惇邢恕之言豈不了然而終不肯以身任其責也迄今